

在上苍的阴影下

IM SCHATTEN DES HIMMELS

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汤若望

[德] 乌利·弗兰茨 阿坦德拉·克斯特尔◎著

袁志英 译



他曾与帝国同行，却被中国人遗忘……热情、睿智、科学、忠诚、仁爱，
一个被称为汤之“若望”的德国人。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在上苍的阴影下

IM SCHATTEN DES HIMMELS

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汤若望

[德] 乌利·弗兰茨 阿坦德拉·克斯特尔◎著

袁志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上苍的阴影下 / (德) 弗兰茨, (德) 克斯特尔著; 袁志英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721-4

I. 在… II. ①弗… ②克… ③袁… III. ①历史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8845 号

Im Schatten des Himmels by Uli Franz und Atandra Köster

Copyright © 2000 by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5-2009-016 号

在上苍的阴影下

作 者 [德] 乌利·弗兰茨 阿坦德拉·克斯特尔

译 者 袁志英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26 印张 1 插页 44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721-4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6
第 三 章		14
第 四 章		28
第 五 章		55
第 六 章		74
第 七 章		100
第 八 章		117
第 九 章		138
第 十 章		178
第十一章		201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39
第十四章		253
第十五章		280
第十六章		288
第十七章		307
第十八章		341
第十九章		371
第二十章		391
鸣 谢		411

第一章

瓦勒里每逢开学总要下雪，公元一六〇六年也不例外。摇铃声惊醒了睡梦里的亚当，风雪中的沙尔贵族之家还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醒来的少年点燃房中的蜡烛，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急忙裹上摆放在一旁的天鹅绒睡衣。烛光里他穿上衣服，摸索着走下楼梯，来到大房子中间温暖的厅堂。穿好了衣服，梳理好满头蓬松的卷发，将过大的领结系在颈间，来到厨房，十四岁的他真像是过早套上笼头的小马驹。

甜腻的香味扑鼻而来。看见厨娘在灶台前忙活着，他用鼻子嗅了嗅。阵阵的香味和平底锅里油脂发出的滋滋声驱散了冬天清晨的寒意。煎蛋饼！开学吃这个正合适。亚当咂了咂舌头，“味道好极了，约翰娜，糖浆在哪里？”他将鼻尖凑上去，迈步下来，来到约翰娜正在煎蛋饼的灶台边。“你知道，我早晨总是喜欢吃甜食。”他随手便将黑色的甜菜糖浆往锅里倒。

“哎，好啊你！总得先说声‘早晨好’吧！”这位在沙尔家服务多年的大厨生气了，护卫着她的蛋饼。

“说得好！早晨好，约翰娜太太！”从亚当身边钻出来的弟弟亨利希鞠躬致意，说着便把食指伸进面团盆里。莱恩哈特打着哈欠也走了过来，他是沙尔兄弟中的老大，一屁股坐在一边的三角凳上。旁边的桌子上厨娘已经摆上了野蔷薇果茶、面包和麦片粥。众兄弟一坐下，便狼吞虎咽般地吃起来，那样子真像是饿死鬼托生的。“马上出发！”亚当鼓着腮帮子叽里咕噜地说，糖浆顺着下巴流到上过浆的、雅致的

领结上。“做弥撒可不能迟到。”莱恩哈特将桌上面包屑擦干净，慢条斯理地品着果茶，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可那个亨利茨总要找我们的碴儿。”亨利希急切地说。他看看这个哥哥，又看看那个哥哥，从凳子上一跃而下。“没错，快走！”亚当猛咬一口面包，急忙来到前厅，从衣架上摘下帽子，披上斗篷，冲进风雪之中，两个兄弟紧随其后。兄弟三人在黑暗中沿着宽阔的大街疾跑。他们经过贝尔利希妓院，那些卖春的女子还在黑甜之乡。

他们跨过一个雪坑，上气不接下气，在最后的铃声中一头钻进圣安德利阿斯教堂。“早晨好，亨利茨神甫！”他们频频鞠躬，毕恭毕敬地摘下学生帽。

这位来自阿尔托拿的希腊文教师今年照例守候在教堂石墙间，像是复仇之神。“热烈欢迎，沙尔家的少爷们！”这位耶稣会士言不由衷地应答道。

三兄弟走近圣水盆，蘸蘸冰冷的水点了点火辣辣的脸，这时文理学校的学生们，连同他们的亲友及资助者全都跪了下来。在那耶稣会士灼人的目光下，莱恩哈特和亨利希拼命画十字，窃笑着屈膝行礼，屈膝的幅度特别大。亚当则是神情肃然地画着十字，行礼如仪。兄弟三人正好来得及赶到后排尚有空余的长凳落座。摇曳的烛光沿着素净的墙壁将影子投射到唱诗班的坐椅和邻近的窗户上。供暖用的炭火炽热地燃烧着，刺鼻的烟气升腾弥漫于教堂的大厅之内。

在这大雪纷飞的十二月的清晨，科隆教区的主教恩斯特·冯·巴燕尔迈步走上大圣坛，对着下面众多的学生高呼：“让我们祈祷吧！”学生们垂头起立。一阵窃窃私语声和轻咳声之后便是“Gloria patri et filio et spiritui sancto”（圣灵赐予祖国及其子民荣耀）的颂词声。那声音在冰冷的大厅里起伏回响。这时主教讲话了：“对天主信仰的种子已经在你们心中撒播，只要潜心学习和对上帝心怀敬畏之情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终有一天你们会有收获。你们是我们信仰的未来，世界属于你们。”他挥舞双臂，好像要把全体学生收拢在他的胸前一样，“在这个新时代，国界正在逐步消失。有朝一日，把上帝信徒所编织的玫瑰花环连接起来，会将地球环绕一圈，并祈求圣母为我们代言，我看到这一天正在临近。”主教提醒学员们，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继而便在硕大厚实的《圣经》的上方将双手收拢，紧贴着他那金光闪闪的法衣，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姿态。他先做祷告，下面的人双膝跪地，一脸虔诚，跟着祷告。在念诵圣经时唱诗班加入了进来。从少年心灵发出的变声的热情歌声缭绕于大厅的四壁，那些满怀希望的母亲和其他女性长辈们更是热泪盈眶。

主教背靠圣坛，举起熠熠发光的圣体盒向上帝表示敬意。他讲起耶稣被捕前最后的晚餐，呼唤圣灵将面包和美酒变成耶稣的血肉。这时亚当稚嫩的心灵向着圣坛涌起一股向往的热流。不一会儿，他迈步向前，口里放进圣饼时，他有种火辣辣的感受。

觉。亚当浑身发烫，喃喃自语道：“天父啊，宽恕我吧，我是一个罪人，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自责的少年汗流浹背，面色苍白，急速站起身来，毫无表情地从同学身边走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上帝为人造福，教民为上帝服务！三王冕中学的同学们！主给了我们光明，接过它，把它带到人间吧。迈开脚步，走向和平！”蜡烛摇曳着，发出和煦的光，一时烟雾缭绕。人群中发出一阵阵哈利路亚的呼声，这是得以解脱的回应。“我们反对邪恶！”主教戴着指环手套，当他举起手进行最后一次祝福时，数百个学生低垂着脑袋含混不清地念诵着。

“我反对，是的，我反对，对，我要尽力反对！”内心良知不停地叩击着亚当的太阳穴。他悔恨地把头颅低垂到胸前。“我不要再这样了。”可立即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向他发出嘲笑声。“圣父圣母，我要努力克制自己，我一定要谨守自己的誓言。”他将额前的一绺头发狠命地撩了上去，圣餐饼在他童稚的心灵里投下了第一个阴影。

天终于亮了，弥撒结束了。

阿门声还在柱顶回响，第一拨孩子已经推推搡搡地离开了座位。可他们还得耐心等待，因为走出圣安德利亚斯教堂大门的顺序是按等级排列的。首先出去的是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紧随其后的是有头有脸的世俗人士，接下去的是哭哭啼啼的一年级新生，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其家长和亲友，再就是半大孩子们。前排的人走后，后排的人才能离开，所以沙尔兄弟走出大门已是最后。大家推推搡搡，跌跌撞撞，挤来挤去，有人在拥挤人群的掩护下挟嫌报复。

天光大亮，大家开始相互道别，亲友也和学生分手。像往常一样，学生列队抄近路向三王冕中学进发。

“当心！”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结结实实的雪球从教堂前面的广场飞来，击中一个毫无防备者的头部。被击中的人惊叫一声，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旁边的人转身毛下腰来，挤压出一个也很结实的雪球回敬对方。队伍顿时大乱，从一年级新生到毕业班的学生，全都加入了这场混战。

“住手！”耶稣会神甫纷纷喝止，“立即给我住手！”

亚当正处于两阵之间，一个雪球在他后脑勺开了花。他弯下腰，抓起一把雪。

“看哪，看哪！这个小贵族让我当场拿住了！”一个声音在他的头顶叫嚷，他觉得自己的衣领被人提了起来，“等着瞧吧，你这个贵族小子。你也有资格被禁闭了。真丢脸，平时你还来得虔诚！”亨利茨神甫气喘吁吁地说。

是为了虔诚，亚当想。为避开神甫那令人厌恶的喘息声，他一下子趴了下来。粗

俗的神甫看着突然趴到地下的男孩，吃惊不小，立刻放下了衣领：“上帝保佑，孩子，你没事吧？”

“小事一桩，爬得起来。”他呻吟着，龇牙咧嘴、一瘸一拐地走进喧闹的人群，从亨利茨神甫的视线中消失。亚当对这个长着比目鱼鼻子的神甫讨厌至极。

有人打了一声呼哨，白色的弹药纷纷落在狼藉一片的雪地上。一位青年教师威严地大声喝止，混乱的人群立即安静下来。毕竟也是闹够了，不多一会儿大家便重整队伍，一个个无精打采地挪动脚步，走进坐落于马克西米宁大街上的饰以徽章的学校大门。一到大门的拱顶下，队伍便三五成群地四散开来。校钟敲响了，校园中的喧哗声也随之安静下来，校役这才大着胆子从烟熏火燎的炉房中走出来。

“逻辑课改在一楼走廊尽头的教室上！”一位身材矮小、身着黑色教士袍的年长的先生来到亚当那群人的身边通知大家，他的声音压过了这群少年唧唧喳喳的声音。他驱赶着班中的学生就像驱赶温驯的羊群穿过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走廊。像往年一样，亚当今年又是第一个冲进教室，并在最后一排占了一个座位。

“矮个子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无法越过高个子的头顶看到前面去，这合乎逻辑吧？所以高个子要往后面坐，矮个子要往前面坐。同学们，这就叫做亚里士多德应用逻辑学！”于是瘦小的亚当便颇为不满地在给他指定的第一排位置上落了座。

“坐在最后一排的人大都要搞点小动作，是不是这样，年轻人？”这位耶稣会神甫用教鞭敲了敲亚当的肩膀。好像秘密被揭穿一样，亚当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耳根。“顺便说一下，我叫戈特霍尔夫·卡森，你们新的逻辑学老师。请大家把课本和写字板拿出来。”这位身材矮小的老师在新刷黑的黑板上用花体字写下了本学年的学业：Manuductio ad Logicam Philippi du Trieu（逻辑学导论），他拿粉笔写字就像用指挥棒写一样。他在第二行用粉笔飞快地写下了 Porphyrii Isagoge^①几个字。卡森神甫从讲台上扫视着他的学生，目光中有种挑战的意味：“《波菲利导论》是我们下学年的学习任务。完成了本学年的学业，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的理性和贪欲与上帝的万能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吉斯伦理学^②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我们以后还要谈。我希望你们从《修辞学》这门课中所学的拉丁文知识还能记得，因为在这个学年你们还会遇到维吉尔、萨鲁斯特^③和奥维德^④。在此期

① Porphyrii Isagoge:《波菲利导论》，波菲利（约233—305）为古罗马哲学家——译者注。

② 尼克马吉斯伦理学：以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尼克马吉斯命名的伦理学——译者注。

③ 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译者注。

④ 奥维德：Ovid，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间你们还要使自己达到足够的成熟,以便钻研我们教团创始人的学说。后面那位同学,我们教团创始人的名字叫什么?”

那位打盹的同学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伊格纳修斯·冯·罗耀拉^①。”

“回答正确。那他是何时创建的呢?”两只呆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卡森神甫。“那好吧,你们当中对此感兴趣的人会弄清这个问题的。我就不再提问题了,你们是不是还有问题?”卡森神甫小心翼翼地从讲台上走下来,倒背着双手走过一排排的学生。“有什么意见吗?好!我期待着大家都能自觉自愿地来上课,并参加每周例行的物理研讨班。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笔试,不要忘了,你们都是精英分子,是莱茵河畔最优秀的人才!”

“注意听,注意听!”

“好了,未来的教士们!正如你们《修辞学》的老师向我说过的那样,你们大家,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顺利完成这门课的学习任务。”

在铃响之前卡森神甫就下课了,他关照同学不要高声喧哗。大家向门口走去,他看到“新出炉的逻辑家”们个个神采飞扬,不禁说道:“我不喜欢满堂灌,我也不是什么先知,不是什么救世主!你们要学会独立思考,要学会自我负责。我希望明天早晨准7点能再见到你们。”

逻辑课后,亚当·沙尔·冯·贝尔独自一人回家。在拐向富丽堂皇的拉赫巷子前,他急忙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甜面包。

亚当用肩膀顶开了沉重的大门,把披风挂在衣架上,跳跃着上了嘎吱作响的楼梯。来到自己的阁楼卧室,一边吃着面包,一边躺倒在床上,东张西望地寻找那本《风尘女子录》。这是一本禁书,是他在父亲的秘密书柜里发现的,便偷拿了出来。他伸了伸懒腰,再次下定决心,抵制邪恶。他甚至发了誓。

^① 伊格纳修斯·冯·罗耀拉:(又称伊格那丢,1491—1556年),西班牙人,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也是圣人之一。他在罗马天主教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基督新教宗教改革——译者注。

第二章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漫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科隆市民深以为苦。衣着讲究的女士走路撩起裙子，生怕一脚踏得不是地方，弄脏了裙子。大门前仆役们用树枝扎成的扫帚抗击着这天降的恩物。阴湿寒冷中最遭罪的还数那些老人们，他们不得不终日蜷缩于狭小的房间，任烟熏火燎，双眼酸痛不止。缺少活动，加之空气污浊，使得不少老人患上了痛风。最最要命的是食品储藏室也渐渐空空如也。

终于，上天还是开了恩。雪停了，并开始迅速融化，以致莱茵河一夜暴涨，现在又从地下来了恩物。但是洪灾过后，狂欢节便通行无阻地临近了。

科隆人重又慢慢活跃起来。

还有一个礼拜就是狂欢节了，沙尔三兄弟在厨房里大嚼醋焖牛肉和丸子，松木在熊熊的炉灶里噼啪作响，炉灶上方悬挂着一只铜吊，里面的水已经沸腾，蒸汽顺着烟道口直往上蹿，烟道口边的香肠和火腿已被熏干。三脚架上的两口小铁锅滋滋响着，年迈的厨娘约翰娜翻转着钢钎上的烤肉。熏黑的灶壁旁有一个橱柜架，橱柜架的厚木板上摆满了贵族之家的餐具——锡盘、锡锅、锡壶和带有家族徽章印纹的银杯，其中还夹杂着弗赖欣出产的陶器。炉灶对面的墙边有一眼井，井边有个石槽和抽水泵。

四周零乱地摆放着木桶、圆桶、水罐和锡制的浴盆，烛光化零乱为神奇，平添了一种令人着迷的色彩。烟雾腾腾的厨房使上面的两个楼面与阁楼的一部分变得暖和

起来,然而炉灶的热力远远不够取暖,后院的面包房也得生起炉子,因为贵族沙尔家在富裕的科隆也算是大户人家。

一到冬天,厨房里便挤满了人。从基督降临节一直到封斋节,大家都是在这里居住、干活、取暖、洗衣、进餐、庆祝、诅咒和祷告。圣母怀抱圣子耶稣的画像提醒人们不可忘记祷告,画像的下方慈父般的老仆戈达德怀抱的则是一盏长明灯。

“今年我要到码头一带的街巷里参加狂欢节。”亚当的话使得正在吃饭的两兄弟颇感意外。

“你?你做弥撒不是毕恭毕敬吗?”莱恩哈特将叉着丸子的锌制叉子放下,难以置信地问道。

“化装成奇形怪状的样子,让人认不出你来?在那一带?”亨利希的眼睛闪耀着童稚的光芒。

“码头那帮小子专找贵族子弟的碴儿,有机会就揍我们一顿,说不定会碰上的。”莱恩哈特边说边用叉子将丸子弄碎,“我躲还来不及呢!”

“化了装什么人也认不出来。那你化装成什么样?”小弟刨根问底,说着凑了上来。

“大个子,小弟比你有胆量。我想化装成什么样就化装成什么样。至于我化装成什么样,小家伙,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亚当有点儿神秘兮兮地搅拌了一下他的沙司。

厨娘约翰娜一边挑拣着扁豆,一边听着兄弟三人的谈话。“参加狂欢节还不光是挨揍,有的绅士还坏了自己的名声,”约翰娜不无尖刻地说,“有些家庭到今天还为此这个吃苦头,和救世主一起受难。”

两兄弟吃起了甜羹,亚当却在考虑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几天前他溜到了玛尔茨毕歇尔一带,到一家时装出租店搜寻中意的行头。在这个离药材香料商店几步之遥的城市角落里,有个小贩挂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服装供顾客挑选。最近城里有这样的说法:隐蔽会带来季节性的好生意。尽管亚当的年龄小了点儿,可店主看到他的钱袋后,还是让他从破旧的西班牙、荷兰水手服中挑出一套制服来。这套衣服大了点儿,可价格便宜。亚当用皮袋子将其偷偷背回家,藏在床底下。

“小家伙,你要是知道我化装成什么样,你的眼珠子也会掉下来的。”亚当说着往后面靠了靠,理了理他金色的卷发。

“那你到底要化装成什么呀?”

“嘘,这是秘密!”

三天后教堂的钟声终于敲响,宣布狂欢星期一的到来。从这一刻起,大家便可



以捉弄教堂和市政厅的权贵们，男女间的角色也可错位，压抑已久的渴望会得到满足。

贵族之家规规矩矩在家庆祝，享用传统的烤肉，民众街头狂欢的场面使他们深感不安。鼓手和吹奏手走街串巷，招摇过市，将街巷的气氛搞得火暴，使得一些一家之主放着散发着葡萄干香甜味道的醋焖牛肉不吃，却跑出来看热闹。为数甚多的上层人士不是泡在啤酒里，便是迷醉于貌若天仙的少女的温柔乡里。

太阳一照进卧室，亚当就起了床。

狂欢节了！他悄无声息地拉出床下的袋子，轻手轻脚穿上肥大的裤子，用针织的腰带扎紧，然后迅速地穿上漂亮的制服上衣。制服少了四粒金扣，令人遗憾的是左边的肩章也没有了。他挺了挺瘦小的胸脯，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镜子是他从继母房间里顺手拿来的。他对上唇萌发的茸毛仔细审视了一番。继母常说：“大鼻子是你们的家门不幸。”他往脸上涂抹黑色鞋油，这一搭配，鼻子也就不显得那么特别了。亚当冲着镜子里的自己怪笑，继而又在两耳间挂上了马的鬃毛，让下巴变得不再光滑。好一条老于世故、闯荡江湖的汉子！镜中人可说是饱经风霜了。

他小心地迈开双脚，连楼板也没发出声响，最后一次将衣肩弄弄端正，满怀对自己改头换面的得意，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卧室。

亚当看到那炉灶余火闪烁着柔和的光亮，他觉得这是他今早在家里所遇到的唯一有生气的东西。像一个偷偷溜进来过夜的房客，他轻轻拉开大门的门闩，急匆匆来到伊姆·拉赫巷，碰到几个夜游客。“哈罗，你好！海员老兄！你要去偷哪家的小姐呢？把我们也给带上，就当是你的战利品，我们老早就想尝尝海员新娘的味道了！”有个女人哼着小调，笑得前仰后合，跌跌撞撞向他走来。他惊慌地伸出双臂，将摇摇晃晃的女人扶住，她那丰满的身体就势倒在了他的怀里。她那黑色的头发披散在他的肩上，散发出一种肉桂的香甜。她用手勾着他的脖子张开嘴来亲吻他。亚当惊慌失措地挣脱出她那黏糊糊的怀抱。

“来嘛，可别让人扫兴啊！”

他只觉得恶心，沿着古老的城墙一溜烟地跑掉了。

位于牲口圈、洗衣房和尚未开业的小店铺后面的尼罗巷中，有个寡妇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颇受不合时宜的市民、大学生和逃学的中小学生的欢迎。亚当对这家餐馆也很有好感，这时他也来到了此地，七个胖小子^①即可享受一顿营养丰富的点心。刚到门口，就听到“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的喊声。只见老板娘从递菜窗口伸出

① 七个胖小子：一种 1583—1737 年流通于莱茵地区货币的俗称——译者注。

头来，头发已经灰白，戴着一顶刚刚浆洗过的帽子。光线透过牛眼形玻璃照进这家很不起眼的餐厅。

“两个小麦脆皮面包，一罐牛奶。”他给自己拉了个凳子坐下，满意地细细端详着身上的曾是墨蓝色的船长制服，上面仅存的装饰物闪耀着金光，很使他欣喜。他将军刀小心翼翼地卸下放在小小的餐桌之上，将系在脖子间的头巾结拉拉紧。粘上去的胡须使他阵阵发痒，可他还是坚强地忍受着。就在他在高凳上坐定之时，餐馆的门被人用力撞开了。一群魔鬼、一对胡乱拉着小提琴的母鸡、几只驴子，还有一大群化装成其他样子的人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地闯进了餐馆，后面跟着一个装扮成罗马执政官的人。他威严地用权杖捣了捣地板，十分夸张地宣布：“克里奥帕特拉、小阿格里皮娜、大阿格里皮娜有请！”随着三声“致敬”，两颊绯红的新娘被迎了出来。很快小餐馆便挤满了人。

“大海英雄”慢慢觉得粘胡须处热不可耐，于是紧了紧眼罩，往码头方向溜去。他踏着有力的步子穿过一条条巷子。不一会儿，他便听到阵阵的敲击声和一股子焦油味。那是造船工人在打造船只，焦油味则是远航归来的船舱里散发出的。声音和味道顺着拂面而来的风从附近的莱茵河面上传送过来。

在货摊间的场地上，堆放着一桶桶的腌鱼、一篓篓发酸的皱皮郎当的水果、篮子、陶器，还有一坛坛醋渍的卷心菜，以及一捆捆发臭的羊皮与牛皮。附近的小店里传来讨价还价的声音、女人吵架的声音，还有孩子的喧闹声。除了林堡的乳酪和劣质肉，其他精美食品的香味也吸引着胖的、瘦的、腰板挺直的、弯腰驼背的人前来品尝。不管科隆人还是外地人都会来胡扯闲聊，不管狗还是猪都会来嬉闹玩耍，无论人还是畜生都会来大吃大喝。

亚当紧跟着一个货真价实的船员走进一家就近的码头酒馆，那船员招手请他站到自己的桌子旁边：“来，一起喝一杯。看样子你很喜欢航海。穿着这套服装你简直就可以马上在我这里干活了。我叫简，来自宗斯。堂倌儿，给这位海员弟兄来杯啤酒！”

少年骄傲地举起这杯新交朋友请客的啤酒，与这位朋友碰杯。在喝下第三口时，亚当发誓，一生之中至少要进行一次内河航行。

酒馆的门突然开了，喧闹声顿时沉寂下来。船员扬了扬眉毛，从齿缝发出一声口哨：“啊哈，究竟是谁来了？”

一个闪闪发光的身影飘然而至，包裹于一袭黑色的衣裙之中。肩上的衣领高高竖起，那衣领是由威尼斯出产的织有银丝浮花的锦缎做成，看上去像是孔雀开屏。那高昂的头颅摇晃着，就像舞台上的木偶。头发被遮罩了起来，面孔掩藏于冷笑着的

银色面具中。

众人在惊讶和钦羡之余闪开了一条狭长的通道，通向酒馆唯一有空位子的简和亚当的立桌旁。

“这位水兵兄弟能否容我这个乡下女孩子在您身边站站？”从银色面具的嘴缝里传出轻声细语，声音略带沙哑。

亚当往后躲了躲，一声不响。香水的味道和没有表情的面具让这位十四岁的男孩有点发憊。

她那银光闪闪的手手套像施魔法一般从衣裙的褶皱间变化出一个绣花的箭袋来，她毫不慌忙地从中抽出一根银质的小吸管，然后这个木偶人将吸管的一端插入金属两唇间，另一端插进他的啤酒杯里，亚当一下子愣住了。

“啊哈，味道不错！这样的小管子你怕是还没见过吧！”

“是的，我没见过。”他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他的啤酒慢慢消失于吸管之中。

“给我这位青年朋友再来一夸脱。”简又要了一杯。他转过身来对那位戴着银色面具的女郎说：“别忘了，给这个小伙子留着点儿，你这套假面具可真叫棒，是从哪里搞来的？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假面具……”

“假面具，这像话吗？！应该说 Couvertuere（盖头）。我对你的小哥儿们也不会说你是个一只眼的邋遢水手。”

“水手？这词儿可真难听，还是干脆叫 Puerat（海盗）的好。”亚当大着胆子学着她那执拗的腔调说，“这漂亮的東西是从哪里弄来的？”

“当然是来自威尼斯的产品。”

“真可惜，这么漂亮的东西肯定只有那里才有。”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等人才特意跑到威尼斯那样高级的地方去采购。”

“我们这样的人是到君士坦丁堡买东西。”亚当一边揩拭一枚纽扣，一边说，“您住在哪里？”

她将戴着丝织手套的手放在亚当的小臂上，像发誓一般。亚当有种浸入肌体的酥麻的感觉，他享受着这种感觉。

“我住在戈德斯贝尔格！你呢？”

“我家在吕夫特尔贝尔格，离莱茵巴赫不远。”他回答道，心跳得厉害。

“我干吗要知道这个？”面具女郎用吸管轻轻划过亚当涂了鞋油的面颊。

喝了第二杯啤酒后，亚当的羞怯之情已经荡然无存。他觉得，女郎那衬垫得宽宽圆圆的肩膀轻柔地靠向他的肩膀。

“游行车队来了，游行车队来了！”店主的孩子从街上跑过来喊道。

此刻再也没人愿意待在酒店里了。

“跟我来！”“银面具”带着毫无表情的笑容邀请亚当一起上街观看。亚当紧随其后，挤进了人群。他紧紧抓住女郎的手臂，生怕她走失。

在屈佩尔码头驿站，驿站的马和拉纤的马大口饮水，男人们则大口喝酒，两下里像在比赛。亚当和女郎也再次叫酒来。没喝几口，女子便搂住亚当的肩膀拖着他来到邻近的马棚里，看看这匹马，摸摸那匹马，然后牵了一匹尚未上鞍、戴着笼头的黑马离开了马槽。

“这是你的马吗？”

“是的，眼下是的。”

“你不能这样干，会把你抓起来的。”

“银面具”轻蔑地摆了摆手，轻轻地拍了拍刚刚解开的牡马：“我就叫你鲁杜斯吧，借你出去玩一会会儿。你来瞧瞧，我的水手帅哥！瞧瞧它的肋腹和蹄冠，好一匹烈马！你过来，站在这儿，看着点儿，当心不要让哪个令人扫兴的家伙给逮住。”她将缰绳塞进不知所措的亚当手中。亚当听话地注视着巷子那头，而面具女郎则在另一侧从高高的踏板一跃而上了光光的马背。她的右腿掠过马脖子，其灵敏快速令人吃惊，而后一边发出咯咯的笑声，一边整理她那漂亮的衣裙。“坐到我后面来！”她要亚当坐到她的裙子后面。亚当一声不响地按女郎的指令行事，后者随即纵马向另一条巷子奔去。拐了两个弯后，便来到通向河岸的大门。穿过大门他们便沿着莱茵河前行。

“抓牢，海盗！”她以马刺踢马，亚当紧紧抱着她的腰，他们在莱茵河的沙岸上疾驰。

11

亚当的身体紧贴着女郎的身体。过了拜恩塔楼，马儿不再奔驰，开始小跑起来。亚当觉得女郎包裹在衣裙里结实的、圆滚滚的臀部在向他靠拢，这使他心慌意乱而又心醉神迷。他的腰部萌动着一种甜蜜的感觉。他闭上眼睛，将面颊紧贴在那女郎的背上，满怀信任地沉浸于马儿的节奏和女郎的驾驭中。女郎真切地感受到亚当在她身后是多么的兴奋激动，可她非但没有将臀部向前移动，反而越发靠向亚当的身体。那女子发出刺耳的笑声，策马疾驰起来。亚当与女郎颤动的臀部融为了一体，继而便失去了知觉。

不一会儿，他便从其云雨骑旅中惊醒过来，觉得双腿间黏糊糊、湿漉漉的，这使他手足无措。他还搂着那女子的腰肢。直至女骑手将马停下，他才松手。

“下去！”

亚当从热气腾腾的马背上滚下来，偷眼看了看从裤裆浸透出来的污渍。

那女郎先是目光犀利地盯着他看，随后便是一通臭骂：“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这

个下流胚，你这会是不是还想把我裙子撩起来呢？”说着她猛地摘下了那僵笑的面具。

亚当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狂跳不止，他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要是哪天你对我的大屁股又来劲了，”这位摘掉面具的男子讥讽道，“那你就纵马奔驰到戈德斯堡吧。”说着便摆了摆他的屁股，飞身上马，绝尘而去。

被捉弄的少年气得发抖，狠狠地扯下了粘在脸上的胡子和绷带，看着远去的人呆若木鸡。内心的悲苦使他晕厥，一下子扑地而倒。和一个男人淫乱，他只觉得恶心。羞愧和屈辱之情涌上心头，竟至痛哭失声。他曾向圣母信誓旦旦地保证坚守童贞，而今他违背了誓言。亚当四肢无力，像个孩子一样躺在湿冷的草地上，期待着上苍的责罚。然而上苍无语，掩映在惨淡云层后而不露面。他抽泣不止，在醉意朦胧中渐渐进入梦乡。

亚当被冻醒了，重又站起身来，这时已是暮色苍茫。他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踏上了回家之路。他悄悄地溜回小阁楼，一如他清早离开家一样，然后将租借来的脏衣服重又塞进皮袋里。他钻进被窝，那种罪恶感阵阵袭来，使他恶心欲呕。他抽噎着，蒙上了头，继而便号啕大哭，痛哭不止：“圣母啊，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San-
ktaMaria, mater Dei, orapzonobis(圣母啊，请宽恕我这个罪人吧)。”他号叫着，哭泣着，祈祷着，发着誓愿，还是自己不出生于世的好。

周二狂欢节的阳光将他照醒时，肉体 and 灵魂都渴望得到净化：“约翰娜，请给我端一盆热醋水来。”他向楼下喊道。

“哎呀，”老厨娘的声音传到了上面，让人吓了一跳，“你可不要湿洗！孩子，你打算干什么？我给你说过多少遍，水会使皮肤的毛孔张开，污浊的空气就会乘虚而入。我还是给你拿几条干毛巾擦擦吧。”

“谁都没我腐败肮脏。”亚当想，坚持要热醋水来洗涤。卡森神甫就曾对他们说过，伊格纳修斯·冯·罗耀拉就是用醋水冲洗的办法治好了流脓的鼻子。

不一会儿，约翰娜便从熏制厨房里端来一小浴盆醋水来，分量够重的；还拿来了几条毛巾和抹布。她摇着头将浴盆和毛巾放在亚当紧闭的门前。约翰娜刚一走下楼梯，亚当就将洗浴用具拿进房间里，并立即把房门反锁上。为了惩罚自己这犯贱的身躯，他愿意承受用醋水湿洗自己的折磨。

他赤裸着身子跪在冒着热气的浴盆里，只觉得恶心；用醋水清洗他那无辜的、耷拉着的下体；用浴巾清洗他躯体所有的洞眼处，醋水流进了他的耳朵、鼻子和嘴巴里。水流将昨日的污秽从他男童之身冲洗干净，令他通体畅快；他觉得，他那受伤的心也得到了净化。身子揩干后他又用抹布擦干了地上的一摊水，随即便又钻回了被窝，

他已冻得浑身发抖。很快他便觉得血液中有股使其感到宽慰的暖流涌动,就像是圣母玛利亚听到了他的祈祷,洗清了他的罪孽一般。

盛大的周二狂欢节他是发着低热在床上度过的,也没见任何人。美味的、可说是节日大餐摆在他紧闭的门前,可他碰都没去碰。直至圣灰星期三^①那天,教堂里挂起一面面五颜六色的斋戒布,城里的面包房摆出了待售的温热的斋戒面包时,亚当才离开了他的小房间,为的是让神甫在做弥撒时在自己额头上画上圣灰十字。令大家惊讶的是,他像《圣经》中赎罪者那样进行斋戒:早晨他吃的是一个不加蛋的煎饼,晚上则是鲱鱼酸泡菜。为了忏悔能够秘密进行,他偷偷跑到一个偏远的、无人认识他的教堂里。

四十天过后,到了开斋节那天,这个小罪人看上去比他犯下一生中最大过错的那天更加干瘪、更加消瘦。很显然,为了疗治肉体的犯罪所用剂量也太大了点儿。

① 圣灰节(Ash Wednesday):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是圣灰节。在圣灰星期三,人们会撒灰于头顶或衣服上,以表明悔改或懊悔。这一天的弥撒前,主礼神甫把往年“圣枝瞻礼”祝圣过的一些树枝枯叶烧成灰盛在盆内,置于祭台左角上,并举行祝圣仪式(神甫诵经,同时用右手并指前伸,由前向胸,由左向右,画十字三次祝福,三次洒圣水,三次添香、奉香)。然后,把此灰抹搽在神职人员的头顶上和信徒们的额角上并口诵经文“请牢记:你是昨日出于灰,来日也归于灰!”(意指《创世记》中天主用泥土造人,死之后尸体又变为灰)向信徒们示意,在由今开始的四十天封斋时期内,要洁身克己,节制饮食,虔诚忏悔。